宋會要

備邊三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言三班奉職萬中復狀元符編勅内一項元祐勅諸化外人爲姦細并知情藏匿過致資給人皆斬即藏匿過致資給人能自告捕獲者事雖已發並同首原令勅改云能自獲犯人者雖已發原其罪中復看詳舊藏匿過致資給姦細之人能自捕獲者皆許原罪

蓋欲廣開屏除姦細之路或告捕因而獲者皆得原罪令勑止言自獲若只告而他人獲者既拘文不免如此則身力不加或羸弱等人既不能擒捕必須自默不敢告言甚非設法屏除姦細之意欲衝改本條不行從之

崇寧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詔京師從來西北細人甚多伺察本朝事端今後如有能用心緝捕勘鞫得實支賞錢三千貫白身更與補三班奉職官員並與改轉令降空名度牒一百付府並行貨易其錢椿管止充上項酬賞

七月三日樞密院言訪聞河北陝西河東路日近甚甚有外界姦細之人伺察本朝事端訪河北陝西河東諸司轄下州軍城寨應干巡捕官司及巡防把截使

臣等如能用心緝獲勘鞫得實聞奏支賞錢一千貫文
白身更與三班借職官員將校比類遷轉其知情藏匿
過致資給之人如能告捕得獲與免罪外亦依此推恩
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臣僚言濱州至海一百八十里
東北去虜境止一水之限更無城壘以為捍蔽獨在海
隅尚為次邊屯兵至寡備禦未嚴竊聞登萊密近海三
州朝廷已選差守禦兵官望下有司講議改濱州充沿
邊謹擇守貳并主兵之官整飭藩維絕窺隙之心從之
五月十八日河北沿邊安撫使王薦奏奉詔禁與兩
城供輸人為婚姻竊以雄州為破邊在易河之北與虜
人以州北拒馬河為界其歸信容城兩縣兩輸户一萬

六千九百有餘皆在拒馬河南係屬本朝自端拱初踰
其租稅兩屬人復征之朝廷恐其人情外嚮於是復使
歲納馬格火牛草以繫屬之緣此名為兩屬皇祐中宋
守約建言令兩屬戶不得結親北界詔聽之嘉祐中臣
條言為隸於雄州者多兩屬戶請皆罷朝廷恐示斥疎
俟其老且死始以全南人補之熙寧初薦飢臣條復請
禁兩屬戶樵採雄州以南詔不聽會虜人刺以為義勇
復多逃來者仍使厚加存撫則是兩屬戶蒙國恩厚有
年數矣今茲忽禁不得與為婚姻深恐沮其積久向化
之心而生其離畔之意未見其使詔禁絕婚姻指揮切
行　九月十六日臣條言竊見遼地西陲峙糧北部凡

制勝威敵之方無所不至若夫東南武備尚或未講蓋東南諸路州軍或連接蠻夷或阻囬地險昨自元豐中頗有增修城池去處至今多歷歲時而士卒訓練不精器械服習不便循沿日久守禦多闕詔荆南兩浙江南廣南福建淮南川峡路鈐轄轉運提點刑獄司勘會本路守禦人兵闕與不闕城池壁壘等應干軍器已未脩完事狀開除保明聞奏　五年二月十三日河東沿邊安撫司奏瓶形寶興軍寨與真定府北寨相連北人多於此越軼劫掠人戶又從來禁伐五臺山一帶林木以遏胡馬之衝比來頗多盜伐於邊防所繫不輕乞許帥臣詣代州管下諸寨及五臺一帶與河北相接被邊處

檢視一歲再往置人於阻險間使察捕姦人從之　二月二十八日高陽關路安撫使張近言滄州密通虜境自海道出浮河東南灤由永靜南處平原廣野更無險扼昨常以滄永靜恩冀在河南而本司在河北乞密差官併護兩處詔令於本路兵將官内推擇以名聞　大觀三年七月十二日詔京東瀕海州軍修完武備昨降指揮以七年為限繼有官司建明增立罪賞頗闕以縣督責人民搔擾有妨農務可依已降旨揮限七年須畢工其賞罰旨揮更不施行　政和二年九月十八日詔北虜今歲居燕京咫尺界河且慮多詐難信不可不備令河朔帥臣密遣諜者探伺虜中動息及軍須之務城

守之具整飭為備　十一月二十九日詔沿諸路帥臣
講究利害城邑芻糧步騎器械之數以聞　三年二月
十二日詔應河北州軍沿邊城壁有圮壞樓櫓有損塌
器仗不完具兵馬不調習壕塹有淺淤仰限旨揮到日
排具修整廣布耳目刺探事實多為備禦即不得以一
人一騎侵入界外自為釁端兼已降旨揮轉運司糴便
司具次邊州軍勘會見在糧草有無三二年之儲如無
仰漕司與糴便司相度科移充撥般運補足營房有無
空閒舍宇如無相度修蓋大郡約可容五千人小處三
千人並從官給計會漕臣應副不得科配擾擾以備緩急
應有邊防可為預備事令帥臣限十日具條以聞不得

小有稽違仍不得付司行遣　七月九日朝散郎任元之言瀘南一帶自頃年乞第作過之後諸部落今既向慕聖化納土附順已為王民各安其居竊詳久來疆外輒有生事處皆緣邊方失業之人私相博易令欲嚴戒守邊官城寨堡等及招安將官常行覺察無令侵擾令監司常切覺察詔並依崇寧四年六月三十日及大觀元年五月十八日指揮施行　十月二十一日臣僚言伏覩昨降朝旨河北陝西河東沿邊官司密遣信實之人刺探西北界動息句具聞奏深慮將要害緊切邊機別有隱漏異同或先後次第申發致悞奏報伏望付有司比類立法詳定一司勑令所供到檢準崇寧四年九

月八日詔邊界探報事宜依條合實封送走馬承受看
詳定日經畧司或有隱漏不送看詳亦無由見得子細
令經畧司及沿邊安撫司將探到事宜書號印縫封送
走馬承受看詳如遇出入回日亦許關借詳照若故隱
匿並徒三年不以赦原降去官原減諸路安撫鈐轄等
司依此施行詔比類立法　五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
近者帥臣上通封表疏有言及邊防機要者顧言諱衆
畧無顧忌萬一或有散落所繫甚重伏望聖慈嚴賜戒
勑令後應干邊事自非實封陳奏不得妄有稱述所貴
朝廷機事增密人之所謹從之　六年三月十九日詔
兩川邊面承平日久夷漢相雜防鍵不嚴過越無禁可

令帥司委守臣捕葺越者論如律　八月一日詔河北沿邊安撫使和銑等曰北虜不道結釁女真窮兵毒民又復練卒選兵儲糧備械與夏人合從意欲恐動中國北來帥臣殊無遠慮聞此探報輒有所陳起釁造端邀功生事貽過邊鄙何日殄寧曾不思百年誓好明如日星南北生靈皆朕赤子凡百舉措務當持重無開邊隙如違國有常憲朕不汝貸仰帥臣具知委以聞　八年五月二日臣僚言登州與北界渤海水路相望雖稱四百里之遠緣風順一日可到今陞為邊州所以戒不虞也竊見熙寧八年朝旨刀魚戰棹司每季那巡檢一員將帶兵甲下北海駝基島駐劄係以駝基石為界自與

北朝通好不曾根究海上北界今竊慮與渤海人水路相近緩急作過則駝基州外乙以末島嗚呼島為界自末島之南又有欽島逐島各乙添置旱望兵員往來巡邏如此則緩急不致失事詔本路安撫司及本州官體究措畫聞奏不得希功引惹　宣和四年二月十三日河北沿邊安撫使和詵言近探報女真兵馬已犯契丹中京燕人危懼將老幼南來近邊逃避臣恐沿邊官吏不度事機妄行招納方今之計正宜廣儲蓄利器械練士卒謹斥堠靜觀其變徐為後圖乞下逐路帥司嚴飭邊吏謹守封圻不得妄行招納詔先從長計議措置以聞　時女真卷師渡遼西陷中京遂陷雲中屯白水樂

其兵到山後平定州縣故也　三月三日詔河北沿邊安撫使和詵言比來邊報女真人馬逼近邊境守禦之備所當申飭知軍兵保甲弓箭弩手見管若干事藝精熟糧草約支年月有無腐爛樓櫓軍器有無損壞缺鈍城池塘濼有無淤淺乾涸烽臺材植見在何處堆垛有無關少及頻海州軍戰艦蒙衝遊艇之類見如何安頓有無損?砲石曾與不曾增積應邊防事件緩急施設仰河北路帥臣開具諳實以聞當議遣官按察稍涉詐冒並行軍法　六月六日臣僚言五溪郡縣闢自先朝中更元祐廢罷比雖興復然傜賊屢肆跳梁盖緣荊南鈐轄司去邊稍遠難以彈壓政和六年九月內奉御筆

分荆湖北路荊南府歸峽安復州荊門漢陽軍為荊南
路帶兵馬都鈐轄治荊南府分鼎澧岳鄂辰沅靖州為
鼎澧路帶兵馬都鈐轄治鼎州鼎州置都鈐轄司以帶
職文臣充至宣和三年十二月五年之間並無邊事今
年正月靖州收到五溪等處楊晟實土人結謀作過難
有湖北帥臣緣在荊南相去邊面太遠又隔大江難以
照應顯見併為一路與分路利害相去甚遠依政和六
年九月十八日已降處分分為兩路及將領提舉辰沅
靖澧州刀弩手司改為提舉鼎澧路刀弩手司奉御筆
臣僚所言荊湖北路利害甚明可並依所奏　八月二
十二日詔諸沿邊官吏輙以私書報邊事以違制論

六年三月四日詔邊防軍政之類應屬樞密院事並合申樞密院比來內外官司往往有所窺避遂而不申或循例却申他司及有不依條制直便施行去處官司行遣違戾或輕重不倫朝廷無由得知不惟難以檢察約束兼恐失於措置可令尚書刑部遍牒內外官司將應合申樞密院仍仰本院覺察點檢如敢不申或雖申後時並取旨重作施行　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詔河北燕山邊事理宜詢訪利害選用人材特許文武臣僚諸色人經尚書省投狀自効并獻緊切利害開封府疾速分明散出文榜曉諭　二十二日詔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衆勤王漢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

限常制其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
事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
時女真至蔚州大點軍兵而中山府奏其國刷正軍
并漢兒漸次前來雲中府等處彼界盜賊於並邊出沒
皆稱金人於蔚州并飛狐縣等處屯聚軍兵收積糧草
皆稱欲來侵犯邊界故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登極赦
書勘會朝廷與大金國元自海上結約積有歲年使騁
交馳歡盟無間止緣守邊之吏不能恪守誓言容納叛
亡致悞朝廷結怨鄰國以至興師既往難追宜尋舊好
除已遣使和會外仰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嚴飭守備帥
司務在持重毋得先自輕舉　靖康元年六月六日詔

永興控制陝西諸路方夏人猖獗宜疾速繕治城隍修飭器甲選擇將領募兵積粟訓練保甲務要事為之備又本路與河東相隣金賊見攻太原亦須明斥堠張聲援預為隄備　九月二十三日詔應邊防文字所屬並不得下司同日臣僚言金賊遊騎侵犯河北都城備禦決可無慮理當更強外援如今春勤王之師無所統一沿邊作過來不及期若且臨侍遣使決難倚辦萬一道路阻隔朝廷號令不以時達州縣緩急私自為計各相顧望亦無任其責者天下之勢治平則宜治內遣變則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權令將佐士卒官吏財用足以應辦若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

得通用吏得辟止兵得誅賞使倉卒之際合從以衛王室連衡以禦狂虜不煩朝廷警急措置可恃以爲救援此今日倫急之計也謹條具如若一以三京并鄧州爲四帥各帶都總管北京帥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路西京帥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兆秦鳳環慶路南京帥總東道京東西路淮南東西路浙西路鄧州帥總南道京西南路荆湖北路仍置副一員使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一四帥分總四道止爲警急帥所部勤王差撥兵馬移運錢糧令所部州軍各聽節制相爲應援其餘事並依舊法一四帥舊非帥府處幕府官屬依帥府差辟隨府置罷一合用兵馬並令所部州郡召募訓練以備

差發仍於所差處不限文武選有才畧忠勇官統制一
合用錢粮並於所部州郡不限高卑選通曉財用以遠
及近處倩移運別項樁管專充差發兵馬之用從之
光堯皇帝建炎元年七月十日朝請郎魏觪言海州至
登州最近而登州與金人對境海州城東沿海舊無廵
捕官置司嘗乞創置本州東沿海廵檢官招置水軍百
人下兩浙運司造舫魚戰船二十隻又乞修置樓櫓添
置軍器并依登萊屯兵三千人以備緩急得旨特依外
有樓櫓軍器屯兵乞下兩路帥司相度自來登萊至海
州每十里或二十里置立斥堠差人守宿詔令本州量
度合用軍器添造其樓櫓卸如法修置所有合置斥堠

并差人守宿去處令兩路帥司相度施行　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亳州言本州已增修城壁剏置樓櫓及隨宜措置砲座防城器具開掘濠塹尽闊已可捍禦賊馬今防秋在近理宜嚴作隄備欲乞權宜將本州界應管新弓手合為一軍土軍合為一軍河清裝發合為一軍逐軍於巡尉內選差實有勇藝材武人充都部押官如巡尉內無應選人於本州及諸縣官內時暫選差內河清裝發不離本地分應副沿河工役防守保護隄岸外新舊弓手土軍分屯於本州界四面要會處把隘教習庶得緩急應機臨時不致悮事詔依令諸路一體州軍做此措置　十月三日詔令揚州先次開掘城壕及措置

增修城壁其教習軍兵令揚州依法施行所有江淮水戰州軍民兵劉與運路監司檢察 從臣僚請 三年六月十一日樞密院言江浙淮南多是瀦水塘濼之地可以限隔賊馬令防秋在近理合措置詔令運州縣守倅令速密切差官於所管地分遍詣巡歷積水塘濼如有水道淤澱或乾旱去處可與不可措置勸誘民戶以種詩為名併力開畎令積水浸灌仰具圖本供申仍不得搔擾張皇別致生事 四年八月二日樞密院言聞海密等州米麥踴貴通泰蘇秀有海船民戶貪其厚利興販前去密州板橋草橋等處貿賣若為金人所虜定謀轉海前来欲乞將通泰秀等處有海船人戶與自来曾

招頭之人權行籍定五家為保不得發船前去京東嚴
立罪賞許人捕告候將來收復京東瀕海州軍方許海
船通又聞明越瀕海材落間頗多山東游民航海而來
以販糴為事正恐因緣為姦以泄中國之機雖以降旨
揮令明越州止絕外訪聞福建溫方明越州嚴行禁止
如有違犯其船主稍工並行軍法州縣官失覺察重寘
典憲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壽皇聖帝即位未
改元赦昨來完顏亮無故敗盟太上皇帝不得已興師
以應之天戈所指城邑以次歸附近者金國新帝遣使
通好國家答其美意已行報聘其令諸路將帥將已得
城邑嚴修警備不得生事輕動如沿邊姦盜來間斷二

方許一面便宜從事應陝西新復州軍有與夏國及諸蕃部接去處其諸國人民在薰懷之內仰宣撫司嚴戒邊吏毋得輒因細故生事如違依軍法施行　二十七日陝西河東路招討司吳璘言收復秦鳳路涇源熙河三路州軍縣鎮城寨見屯駐將士全藉逐路帥臣團集軍馬照管邊面乞選差三路帥臣詔令吳璘於統兵官或本處忠義人內一面選差　十一月三日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璘言頃罷姚仲都統職事其東路軍馬得旨差李師顏權行節制李師顏今年三月內統率諸軍與金賊鏖戰收復德順軍功勞顯著詔李師顏除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以上中興會要）　隆興元

年四月二十二日吳璘言昨遵依詔旨罷德順屯戍將都統制王彥發回金州并李師顏回歸興元府歇泊及差吳拱節制關外屯戍軍馬緣成州與秦州接境正係控扼緊要去處本司隨宜那差吳拱於成州屯駐仍權知成州節制階城西和鳳州照管一帶邊面從之　九月四日宰執進呈劉光時乞撥李寶李橫下忠勇軍上曰海道緩急要人邊事寧息日方可撥　十月十四日宰執進呈商州事宜上曰商州難守金州山險可以守

二年五月十七日宰執進呈知揚州周淙劄子泗州申五月八日有蕃賊馬軍約四萬餘騎前來攻新店寨臨淮知縣同神勁右軍把隘官兵迎敵敗之上曰泗州

將來止以輕兵守非屯駐重兵去處朕已寫與錢端禮劉寶恐思量未盡却教奏來湯思退奏前日御筆令劉寶量輕重取舍已見聖意　六月七日詔令兩淮沿邊守臣嚴切措置若有盜賊侵近本界即督責官兵須管捕獲優與推賞其所差巡綽人馬止於本州界邊面往來照管即不得乘時過越北界及縱夾淮之人出界侵擾生事　十六日詔夷陵之地今日為次邊利害下湖北京西路制置使司相度有無利便又見屯夔路兵聽峽州差撥於夔州有無相妨下荊湖北路并夔州安撫司同共相度經久利便取朝廷指揮　以知峽州蔡撙言觀今之形勢者皆曰荊州為國上流今日之事與三

國異臣觀夷陵則又荆州上流之重地也昔陸遜有言西陵國之西門若有不守荆州非吳有也陸抗亦以謂西陵國之藩表欲望以臣之議博採朝論相視今日夷陵之地或以謂次邊利害一在法諸州屯駐軍馬知州與駐泊官兵同管今所在客寄之兵往往分擾郡民本將不加禁戢間有與民鬬訟而至於訟庭者守臣亦念其客寄取鬬訟之民必寘於法以鬬訟之兵牒之本將而聽其自為之區處奈何兵知肆擾本將從之郡雖待之以禮猶不以為意朝廷固已令變兵聽荆南節制矣然本州去荆南復須旬日萬一警報不測而至必待申審荆南得報而後用豈不緩失其時哉欲望將本州見

屯襄路兵五百人亦聽本州差撥而駐泊兵官階銜之內乞以彈壓峽州界內賊盜八字惠之庶幾頗有統攝故有是命　十九日上謂湯思退等曰虜允文等論荆襄備禦事甚好先是上詔允文王宣趙撙將來虜人侵犯合如何備禦允文自為論且繳二人之論來上上批出允文宣議論知其利而不知害撙論為長思退等奏王宣似符同允文之論然猶恐粮餉不足撙直以據險為言而不敢詳具利害似有所避也上曰卿等更加詳處於是思退等𤼵三難陳二策繳進上封示允文等曰覽卿等所奏允文欲望堅守唐鄧而諸路有可入冦處未見條畫全勝之策未盡也宣欲屯南陽新野南陽去

根本太遠緩急不相救應若虜人斷吾糧道邀其歸路即將何以制之此德順所以失利也趙樽有可採而未究其說今以湯思退等奏示卿等朕再思之萬一虜人入寇當以輕兵守唐州重兵在襄陽鄧州置之度外可也不可罷將士之力以爭此二空城但以此餌虜虜意止在收復舊疆貪事虛名其勢必不久留去而復取之未晚也制敵之道不在此二城其臨時取勝則在卿等所以處之卿等以為然便當遵守如有所見速具奏來思退等奏曰臣等獲觀所賜允文等宸翰深照事機可謂明見萬里之外上曰卿等謂唐州城小矢石交過可見其不可守也何況糧道艱難思退等奏誠如明詔

七月七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張守忠張被旨將帶官兵前去淮西措置邊備內揀選精鋭少壯堪被帶軍兵二百人帶器甲應副出戰使喚乞將各人身分請給並依見從軍人例分壁犒勵如有立功之人即於本指揮上陞轉所有將來合用激賞錢物欲望支降二萬兩絹五千匹應副隨軍支用從之　十二月樞密院言今來復議和好北軍並皆斂退已降旨令諸軍各於見屯處所持重固守無令生事竊慮諸軍未能盡知尚發軍馬抄截畸零無故引惹詔諸大帥行下曉示兵官遵依已降旨揮不得違戾　乾道元年二月十三日新差知濠州劉光時奏濠州治所係在淮濱乞於本州界藕塘

鎮屯駐軍馬名為屯田彈壓盜寇其鎮去州止有百餘里一日可達其倉庫重積悉貯已南十里皇甫山修治嶮阻實為至便詔木植令淮西總領所契勘見在數目量行應副竹竿蘆葦令江東轉運司量度支撥　三月十一日詔楚州北神鎮令宋肇夏俊劉緯各分定地分專一措置巡捕盜賊禁止私渡及過界錢寶私販違禁物色仍更差使臣二員往來覺察　以戶部言淮東安撫周淙并提轄權場官劉度申令來復糊權場數內私渡貨賣過界雖罪賞嚴重而小人顧利殊不畏死朝廷利源一旦失盡令參照周淙等申請外別行條列事件一楚州北神鎮係在淮濱私路河渡紛雜去處所居

之人往往皆是從騎騎淮作過不良跳河之徒嘯除結黨轉貨寶過淮博易本州公然以收稅為名給引通放緣本軍與楚州係是隣境不相通構難以機察不唯走失課利兼作過之人往往出沒引惹生事及茶貨錢實等自楚州差人坐押至洪澤止行運河便可稽考今乃以圖水為名於淮陰縣列小舟不下千餘隻一纜車船入淮經過北岸直入清河縣所不往所失朝廷課利不可數計令乞選差官三員專一禁止私渡巡捕盜賊劫奪北馬事無不辦一員所管地分南至高郵軍西至淮陰縣一員所管地分東至淮陰縣西至本軍界秩林一員所管地分東至秩林西至鐵橋浦接濠州界故有是

命　四月七日詔沿淮郡邑令監司帥嚴察禁戢不許
踰淮買賣如有尚敢違犯官員撤劾餘人送獄根治並
寘嚴憲　以臣僚言和議既成封疆已定宜杜釁端向
來沿淮郡邑多是見任官遣人私齎南貨踰淮買賣往
往夾帶銅錢并違禁之物公然貿易至有妄稱御前差
委買賣不唯上玷國體亦恐引惹間隙又聞沿邊恐少
多以平市買馬為名越境作過謂之騎淮又謂之跳河
往往出境偷馬時致喧閙萬一馴致生事其害不心故
有是命　二十三日知盱眙軍胡堅常言朝廷嚴榷寶
貨禁絕私渡雖沿淮州軍明立罪賞未曾專委官覺察
欲望依錢塘西興法令監官給牌濟渡客旅庶幾易於

覺察止絶私渡從之　五月二十八日臣僚上言盱眙
并楚州界客人裝載物貨私相博換錢寶乞禁止施行
詔令宋肇嚴飭劉繹依認地分晝夜往來專一緝捕如
能用心捉獲格外優與推恩犯人從軍法施行　七月
十九日執政進呈湖北京西制置使沈介申據探報人
劉泉狀體探得北界入户劉斌稱說北界金牌銀牌二
人巡邊攔截客旅不得過淮買賣及密說語言上曰看
李若川等回使見得此未必實臣端禮奏曰雖未見審
的但每月探報不敢不進呈乞降宸翰密戒諸將常使
有備無問外境如何但盡自治之道上曰諸軍校閲亦
稍精銳則則未嘗不備惟是馬尚少若二三年間當又

勝令日臣允文奏曰凡戰守之用陛下日留聖念惟是
諸軍衣甲非一日之力所能辦臣亦屢嘗奏知上曰極
是　十二月六日宰執進呈陳敏奏楚州馬遷等處添
差屯兵令既講和恐對鏡生疑不便上曰此說亦是可
從之　二年正月七日宰執進呈吳璘王宣探到事宜
上曰皆是探人選造不須得着豈得便有此事洪适等
奏曰邊臣要得如是恐人易之爾　三月七日宰執進
呈胡明乞差臧琏本州緝捕盜賊适奏曰楚州先係極
邊有此寨瞰中間收復泗州即為次邊此瞰透罷令故
明引極邊例復創置上曰既係極邊可以從之　二十
一日宰執進呈濠州申對境有過來打刼賊徒為總首

等人奪回牛馬趕逐過淮北去遂等奏曰淮上有都巡檢分定地界今此全不會合只是總首等人追趕上曰可行取問仍發牒本令盱眙軍備牒對境　五月二十八日樞密院言勘會海船興販貨物等往山東累降旨揮斷罪禁止不嚴切訪聞近來公然冒法興販詔令刑部檢坐見行條法旨揮行下如有透漏及裝發州縣知通令佐當職官吏令監司覺察按劾重行竄責仍令沿海州軍守臣旬具無透漏船隻聞奏　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諫議大夫陳天麟言近探報虜聚糧儲增戍以其太子爲元帥居汴宜預擇將帥講究備禦之策上謂宰臣曰此今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楊州郛等見文字否葉

顒奏曰王琪至都堂議論尚未定魏杞奏曰淮東之備宜先措置清河楚州高郵一帶庶可遏上曰若把定高郵不放糧船過來則虜不能久留淮上自當引去也　三月二日宰臣葉顒奏乞免抽回江州軍馬上曰此豈得已然事亦要熟商量近來招兵練兵皆容易惟養兵最難此豈有定論他時財賦有餘自可增招顒又奏曰昨日陳敏對陛下必已分付六合事上曰亦說來却欲帶步司人去顒奏曰若只令陳敏備高郵至楚州一帶絕糧道其人甚曉地利且有志立功名上曰若陳敏守高郵甚好却別擇一步帥亦難得人　七月十八日諫議大夫陳良祐奏事上宣問外間有何所聞良祐奏民

間傳邊事動因論邊事多是兩下說成為備雖不可已要不可松敵人之疑惟當愛惜民財休養士卒一有警急則富者出財勇者出力如近日修楊州城衆論以為無益上曰正欲為備如何無益良祐奏楊州僻在一隅萬一虜人衝突兵不能守則是為虜人築也目今遣二三萬人過江則虜中間探却恐便成邊釁上曰若臨淮則不可在內地亦何害良祐奏更願陛下留思之今日為備之要者無過選擇將帥收蓄錢粮愛民養士勿妄用其財勿妄使其力如此而後可上曰卿言甚是　閏七月十九日宰執進呈殿前司中與鎮江軍分認南北修楊州城因奏南北分恐不均平上曰北邊乃受敵處

帝奏曰不如令東西分上曰好　十月八日上宣諭宰執曰昨日有從官奏云邊事規模未定葉顒奏曰臣等日夕講究亦且徐徐措置上曰維揚城築已畢更得來年一冬無事足可經畧陳俊卿奏曰淮上規模須久任守臣遲責其効有不職者早宜易之上曰極是　四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淮上客旅多是過淮博易往往寄附書信傳報兩下事端竊慮引惹生事乞令盱眙軍守臣將往回客旅並五人結為一保互相委保不敢寄附兩下書信文字許諸色人告捉賞錢五百貫更以客人隨行物貨充賞犯人決配籍沒家財同保人一等坐罪其同保人內有能告首依此支賞從之　二十七日江

南東路安撫使史正志言和州沿路多商販牛綱少者亦不下十餘頭自江西販往濠壽光州極邊去處而光州為最甚其間亦是鰾膠市易銅錢情罪乞行下沿邊州郡重立賞格嚴切禁止得旨令刑部限三日立法申三省樞密院本部看詳商旅販牛過淮并知情引領停藏負載之人并透漏去處賞罰欲乞並依已降鰾膠過淮指揮施行從之　大理寺契勘興販鰾膠之物泛海不以是何州縣捉獲及其餘水陸路往次邊州軍捉獲者徒二年以物估價及二貫加一等過徒三年三貫加一等徒罪皆配千里流罪皆配遠惡州若於極邊州軍捉獲者徒三年以物估價外二貫加一等徒罪皆配三

千里流罪皆配海外十貫紋已過界捉獲者不以多寡並從軍法定斷仍並奏裁許諸色人告捕其知情引領停藏負擔乘載之人並減犯人罪一等各依犯人配法經由透漏州縣官吏公人兵級並減犯人罪一等以上並不以去官赦降原減今後興須之物往極邊并次邊及其餘州軍貨賣者除盡給隨行物與告捕人充賞外徒罪命官轉一官注次邊止減磨勘三年其餘州軍止減二年磨勘諸色人錢一千貫仍補進義副尉注次邊止給賞錢其餘處賞錢及半流罪命官轉一官仍更減磨勘三年注次邊止轉一官其餘處止減三年磨勘諸色人錢一千五百貫仍補進義副尉注次邊止給賞錢

其諸處賞錢給半死罪命官轉兩官仍減磨勘三年諸
色人錢二千貫仍補承信郎知情停藏同船同行梢工
水手能告捕及人力女使告首者並免罪與依諸色人
告捕支賞補官　八月十四日詔令沿邊州軍鈐束縣
吏巡檢尉并仰所在地分官都巡檢使嚴行關防私擅
渡淮如能用心捉獲所立賞格外更與優異推恩若有
透漏別處官司捉獲合干地分當職官並取旨重作行
遣帥憲司不行覺察亦重寘典憲仍仰沿邊州軍置立
粉壁帥憲司多出文榜曉諭　以尚書省勘會累降旨
揮令沿邊州軍禁止私擅渡淮及招納叛亡如捉獲私
擅之人每名支賞錢一千貫有官人轉兩官隨行錢物

盡給捕人充賞犯人依軍法施行并昨來捉獲奸細李那七其捕人謝彥已補承信郎賞錢五百貫令來沿淮又添置巡檢專委兵官分定地分覺察關防及令帥憲司嚴行覺察旬具無透漏文狀供申約束立賞斷罪非不詳盡近來帥憲司視為常事督責不嚴亦不每旬開具切恐官司關防不密縱令私輙渡淮及招納叛亡并透漏姦細引惹生事故有是命　九月十一日荊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負琦言契勘北來客人賈福賈聚王進等三人輙敢擅便過界前來又與本司歸正女真石遂往來說話飲酒并於閻七娘家取家信前去以北傳報不唯將本朝軍期事宜體探前去又慮本司日後

難以差人以北幹當事繁剥害詔石遂貫福貫聚王進並送韶州駐劄殿前司推舉軍收管從軍使喚令襄陽府差人管押前去候到常加存恤毋令走逸仍具已收管文狀申三省樞密院

五年正月二十九日權發遣楚州左祐言本州正瀕長淮東西僅四百里與大小清河相對最為控扼作過徒黨多是騎淮不逞之輩竊見揚州更戍殿前司遊奕馬軍數多乞指揮摘差一百人騎起發前來楚州警捕盜賊仍乞隨揚州更戍人馬例交替從之

四月四日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達言揚州城壁周圍一十七里零一百七十二步計三千一百四十六丈昨止係沿城裏周圍作卧牛勢幫築增潤開

辰濠河將挑撅到土末添築砲臺緣工役有不如法去
處萬一有警誠難坐守所有城身外表磚瓦令相度欲
乞差委統制官路海量帶白直鞍馬前去再行子細相
驗如有不禁攻擊摧缺磚爛去處打量高低闊狭丈尺
計料合用磚灰應干物料人工數目彩畫圖本逐一貼
説前來容臣重別參酌奏聞乞賜處分施行從之　五
日左祐劉子契勘楚州係極邊重地路當衝要本州之
東地名晃魚溝北砂一帶抵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
乞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前去置廨舍警察姦盜
緣元管海船二百隻餘船運海州軍糧間探之類甚為
濟用其一帶正瀕淮海與射陽湖通濟地分闊遠誠恐

本官出巡臨時關官拘轄令欲朔置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機察淮海盜賊聽羊滋使喚從之　六年正月十二日入內內侍省言奉聖旨已降金字牌一面付四川宣撫使王炎附發邊防文字其四川安撫制置使司見存留金字牌二面令本司繳行入內內侍省進納檢注紹興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四川安撫制置使李璆申宣撫司昨奏請許權留御前發來金字牌子二箇附發合奏邊防機速文字令來見存相字號金字牌子一箇未發回聞承朝旨宣撫司罷欲乞將未發回金字牌一箇存留應副制置司附發申奏機速文字如後來制置司有承受發來御前金字牌子亦乞依宣撫司奏請

到指揮許權留二箇准備附發機速文字從之　十一
月一日詔諸軍及沿邊帥守依累次約束並不得輒差
間探人仍分明鏤板揭榜曉諭各具知禀狀申三省樞
密院　七年三月一日上出馮湛控扼海道畫一以示
宰臣虞允文等曰馮湛所陳不可行者一可行者二其
言淮口一帶置鋪舉烽火此不須行明州神前山差人
船卓望黃魚垛分官兵往來巡綽此兩事可令馮湛與
趙伯圭同共措置　二十六日宰執進呈其所具到鼓
德等盜馬因依虞允文等奏曰曾指諭山寨人盜馬已
而殺其人人情甚不安至有迷入山中不敢出者上曰
賂欲自掩其過乃乖謬至此須重作行遣允文等奏曰

山寨人以為須得朝廷黄榜乃敢復業胡昕等現在溱州探報令曾昭有行達人情台定矣上曰然曾昭可追三官放罷梁克家因奏邊臣邀功生事不可輕貸且如知沅州孫叔傑以兵攻傜人奪其地引惹楊再彤等聚衆作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得旨放罷行遣太輕無以懲戒後來上曰可更降兩官　六月一日湖北安撫使姜詵荆南都統制秦琪主管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張棟言近據邊上探報事宜已公共商量荆南更休軍馬盡行勾取前去襄陽時暫屯駐以備不虞乞速賜施行得旨令姜詵秦琪張棟更行審切差人子細體探未得增戍軍馬不住具聞見事宜實封申三省樞密院

別聽旨揮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韓彥直奏臣據秦琪牒報到事宜臣已一面整齪軍馬更看事勢緩即量提軍馬前去襄陽與秦琪併力措置及於郢州量增戍甲軍隄備襄陽一帶捍禦使喚俟有起發月日續具奏聞詔令韓彥直更切密行差人體探即未得起發及增戍郢州軍馬　二十九日權知襄陽府張楝言據權發遣均州延璽申本州正當荆襄上游商鄧陝虢要要衝吳蜀襟喉之地對境密邇實為要害之區今來見屯荆南官兵不滿二百人照會房州竹山縣尤為腹裏見屯金州軍馬一千人若蒙移屯本州實為利便從之

先是得旨檢坐下項隆興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已降

旨揮襄陽與金房及淮西接境緩急之際互為表裏通相策應協力國事令任天錫遵依已降旨揮緩急荆襄有警竭力策應不管有悞國事又乾道二年七月六日旨揮吳璘相度差撥軍馬一千一百餘人前來房州竹山縣就粮　九月十六日宰執進呈呂游問得旨令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奏曰將盡徙荆南之屯否上曰欲盡移去如何虞允文奏曰荆南之人歲歲更戍自此可免道途往返之勞然有二不便上曰襄陽極邊驟添人馬對境必致驚疑允文奏曰此正是一不便自荆南至襄陽水運千餘里河道淺狹艱於餽糧此二不便以臣愚見不如先移軍馬餘續議之上曰甚善可諭此意令

呂游問回奏琪措置　八年六月五日詔夏俊特降一
官陳銳孫春張舜臣透漏户口數多各特追兩官勒停
嚴宗顏透漏户口數少特追一官勒停　以淮東安撫
司言准指揮令開具透漏過淮人分認禁止私渡地分
邊淮透漏巡尉官職位姓名及逐官所管地分内過淮
人口户數申一員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淮東路鈐轄
夏俊一員承節郎山陽縣尉陳銳一員秉義郎添差山
陽縣馬邏巡檢釐務孫春透漏戴全等一十二户計六
十四口一員敦武郎楚州管界沿淮海巡檢張舜臣透
漏羊七婆等十户計五十二口一員承節郎山陽縣下
柳浦巡檢嚴宗顏透漏高師友等四户計二十口勘會

昨来高郵軍至楚州淮陰縣委是夏侯緣當来安撫司分認地分不曾分明申說楚州以東邊淮海去處其地分官姑從輕責罰故有是命　七月二十三日權知廬州趙善俊言近於廬州焦湖孫姥二山蓋屋聚糧緩急安存民兵老小等事今照得焦湖舊有巡檢一員昨因兵火廢罷未曾復置乞將進武校尉馬世忠充廬州焦湖巡檢兼監孫姥山糧倉詔特依　十二月二十九日詔劄下兩淮荊襄帥臣漕臣諸州郡守應兩路事宜合同都統帥臣并諸將會議應見今屯駐兵馬及應干關隘合行相度輕重緩急及預先計議若虜以輕兵侵軼合如何邀截若以大兵入合如何捍禦合於何處屯駐

重兵將合用某人何處犄角應援其虜人糧道合如何
燒絕兼虜人沿淮清野合如何措置斥堠　九年十二
月三日詔令沿邊州軍守臣嚴行約束務在安静如有
騎淮作過之人重立賞錢措置收捕犯人送所司根勘
諸實即從便宜施行委帥憲司常切覺察有奉行違戾
去處即命樞密院將當職官取旨重作施行　以樞密院
言訪聞兩淮沿邊無知小民近來相結騎淮往來作過
使邊界民户不得安居兼慮生事理宜禁止故有是命

宋會要

紹興二年八月七日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充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李光言廬濠二州及六安軍最與偽地接境乞兵五六千人并文臣一員廬州屯駐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詔李光選文臣一員充淮西巡撫使仍差兵二千人付所差官將帶前去廬州屯駐　二十一日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李光言廬州鎮撫王亨稱報探王彥充自東京會合以北軍馬萬數並要八月十五日到壽春府收復未下以南州軍不可不為隄備望許將都督府錢糧通融應副

本司軍馬前去樞密院勘會已降旨揮劉紹先差充沿淮防遏使將帶本部人馬前去廬州以來沿淮要害去處與王亨同共措置所有劉紹先一軍合用錢糧詔令都督府取見實數支降應副内米於太平州合起上供米内支撥　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詔令都督府及諸路將帥加意防守增修邊備精練士卒明審間探嚴兵待敵勿致疎虞　以虜使欲入界慮邊備稍弛故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言命官遣人獲化外姦細者與親獲同除合依格推恩外其遣人一節緣既係本人親自捉獲即難以不行給賞今欲將似此有功之人於紹興格法及續降指揮上各與減半給賞如係百姓無資可

轉及所遣人若係二人以上共獲者其賞即合依條法旨揮支錢及分受施行從之　五年十一月七日臣僚言梁洋沃壞數百里蜀之襟喉兩州之民往往逃散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宜用文臣為統師分宣撫司兵駐焉而以良將統之遇防秋則駐兵兩州過防秋則使就食綿閬詔興洋守臣係屬邊防邵溥吳玠相度一面差官仍具已差過職位姓名申尚書省　八年二月三日上謂輔臣曰昨日劉琦說淮北兵歸正者不絕廬州今歲度可成四五萬衆朕常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探報岳氣不可下來江池則數百里邊面虛而可慮將來錡一軍遂可

補此闕矣趙鼎奏曰他日更措置荆南事就緒則沿邊
形勢上下相接不同前日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既盡若
若功有成不成則天也　四月七日詔可令王庶督往
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仍令學士院降詔　四月
十日詔内外諸軍聽王庶點差一二將全將軍馬隨行
使與劉與諸軍照會　七月九日上諭宰執促遣烏陵
思謀以下行久留無益兼令戒邊臣無或弛備在我者
當先自治古人禦戎之策不過如此　九月十八日宰
執進呈新沿邊守臣王黙等上宣諭曰今日邊壘内則
綏撫外則斥堠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謹擇之上之留
意政事不間遐迩皆得其要　九年八月八日僉書樞

密院事樓炤言乞差楊順知保安軍寇成知環州上宣
諭曰陝西沿邊諸堡寨自來控制夏國最為利害尤當
遴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
沿邊細民得以安業可劄付樓炤曉諭諸帥臣秦檜等
退竊歎主上留意疆埸愛惜生靈可謂明見萬里之外
　十二日上宣諭輔臣曰吳玠軍馬既移屯熙秦等路
便當以五百人為一指揮令諸帥招填稍足舊額與弓
箭力參用緩急之際有足倚仗庶幾漸復祖宗之舊金
人和議雖堅安能保其終久無釁況夏人乍臣乍叛尤
難保恃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樞
密院言虜寇見侵犯淮南通泰二州係鹽利去處理宜

措置詔王㬇差無遊泰州制置使措置水寨鄉兵控守二州　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上宣諭輔臣曰昨日新知濠州李觀民上殿朕已戒其不可招集流亡恐致生事若至堂御等更宜以此語之秦檜曰當如聖訓　十一月二十七日權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李紹祖言廣南西路最處極邊如融邑邕廉瓊等州其間生熟黎人與省戶雜居雖或時復出沒不過什伯為羣攀木掠盜牛馬而已無大君長不能深為邊患自國家中興之後長轡遠御邊隙不開并邊之臣以至縣寨將吏意在希功冒賞不知體國愛民自非守臣帥領皆得其人未有不生事者望下本路帥臣監司常切戒約邊吏謹守疆陲不

得妄意希功如任滿邊陲寧息並與依格恩內有資序不及之人亦別加旌賞庶幾小大謹職仰副陛下安邊之意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詔禁止私渡淮人累降指揮已是嚴備竊慮淮北客旅間有因買賣過淮未回之人可令臨安府及沿淮守臣根刷限五日盡行發遣如違限不肯回歸之人當牒送北界施行輒敢停藏人依縱容私渡法並許諸色人陳告賞錢五百貫有官司受任之人並取旨重行竄責　九月十五日樞密院令成閔與吳拱從長公共選差一得力兵官權知襄陽府統率吳拱舊軍專一措置邊防倘有緩急令吳拱將大軍前去應援若獨令所委兵官措置防托竊慮不

知吳拱元措劃事件緩急有失照應兼以地遠應援不及詔令吳拱量度事勢添那人馬前去襄陽府屯駐仍往來同共措置防托務要固守應變

宋會要

兵類備邊

船

光堯皇帝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宰臣李綱言帥府要郡次要郡乞朝廷給降度牒紫衣師號鹽鈔之屬及勸誘民户命之以官使出財助軍帥府常有三年之積要郡常有二年之積次要郡常有一年之積各修城池樓櫓務令堅險繕治器用弁防城之具並令足備瀕水州郡創造戰船餘州創造戰車常切訓習從之　三年二月十六日户部尚書葉夢得言車駕駐蹕杭州所有隣近州軍地理險阻控扼去處備禦之策合博采衆議并召募土豪集召人兵亦恐有情願效力之人不能自達望出敕牓應士庶限五日有能通知道路措置備禦

同上

等事並令實封或彩畫地圖詣都省陳獻從之　二十一日尚書省言浙西路合把隘四處除吳江一處外其餘並據嶺欲每處差近上官一員充專一統領措置把截統轄事務官其召募欲就募本處土豪立定官員以一月為期令各分募仍自備粮食一百人無官備補進武校尉有官人借轉一官二百人無官人借補承信郎有官人借轉兩官三百人無官人借補承節郎有官人借轉三官合用兵器欲令應募人隨土俗所宜自辦統領官隨數量給價錢從之　三月十二日吏部郎官鄭資之除沿江措置防托監察御史林之平為沿海措置防托並許辟置僚屬所管地分之平自杭州至太平州

資之自池州至荊南府　既而之平言應海船乞於福建廣東沿海州軍雇募分作三等上等船面濶二丈四尺以上中等面闊二丈以上下等面濶一丈八尺以上並以舡中堵為側上等船募梢工二人水手四十人中等梢工一名水手三十五人下等梢工一名水手二十五人舡合用望斗箭隔鐵撞硬彈石砲火砲火箭及兵器等兼防大家事之類募舡候到日別作旗號令布沿江各認地分把隘如有探報及觀望烽堠節次應援舡十隻為一綜差所募官一員管押候到防托去處及半年無散失敗闕選人與循一資大小使臣以下減三年磨勘各與占射差遣一次其舡約募六百餘隻分作三番

半年一易詔並從之又資之言欲募江東西湖北有物力人户及有子本舟舡本處保明權行借補隨舡多寡子本厚薄與行補授舡七隻以上通載及一万三千石與補授承信郎五隻以上通載一万石與補進武校尉二隻以上通載四千石與補義進校尉令具募二十綱分諸路江西八綱江東路七綱湖北路五綱俟舟船通快日更行增募十舡為一綱每舡稍工梢手招頭募三十人備戰之具合用紙甲手砲鈎鎗木弩箭用紅竹大綱舡不必盡用戰艦只常尋舡亦可分作二運一即往來般載上供米一即居上流把隘如此勞逸既均緩急可濟今共二十綱除稍工梢手招頭外其遇敵人兵

同上

兵或職官

船

五千四百人係無探報時合舡上供米外有二千七百人往來江上雖有蕃賊小寇則無能爲矣不惟免長江之患又無綱運失陷之虞江南爲岸臨江縣鎮渡口名募土豪把隘五百人借承信郎三百人校尉二百人副尉各給劵並從之　五月十日詔應措置防江等事並隷制置使司總行沿江州軍上自荊南府岳州鄂州與国軍臨江軍江州池州南康軍太平州江寧府鎮江府常州江陰軍平江府委自通知令佐按戶籍丁產簿逐一點集選有物力衆所推服之人充隊長各認地分其防托處務爲便利仍仰多置弓弩并箭所有合用舡制官水軍舟舡並令沿江制置使陳彥文措置自池州以

下令陳彥文分認地分其江州向尚地方可別差制置官一員　七月二十一日臣僚言乞詔有司於江心內凡有沙有山去處要害之地多置寨每寨以五百人戰船十隻為率從之　十一月二十一日詔兩浙提刑王翻江東提刑姚舜明浙東安撫司屬官郭元光次將見名募到人一面分布守把衝要並聽浙東防遏使節制

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詔令江浙諸州於應合防托把隘安置寨柵去處隨宜相度各立硬寨安泊人兵收貯粮倉器甲以逸待勞仍措置務要過為隄備　以三省樞密院言已降指揮令江浙守臣召募土豪訓習武藝據險置柵外訪聞往往暴露無屯泊去處遇有衝突多

致奔潰故有是詔　七月七日詔江浙州縣福建提刑建州邵武軍守臣將應干險要隘合置寨栅防托去處指揮把隘官丁寧說諭首領子細辨認除姦細自合收捕送所屬根勘外即不得阻節商旅搜奪財物別加傷害

九月二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言建康太平池州皆係與金人對岸緊要去處欲乞兵五萬內一萬五千人專令在建康府界守禦一萬人在太平州五千人在饒州二萬人在池州今已差到崔邦弼李貴小張俊王進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千人外乞朝廷貼足五萬人之數付臣使喚除今來已乞之數外有未足數目續次踏逐乞差從之　十一月十五日右

正言吴表臣言臣僚請饒信等南連福建接温台當賊馬之衝尤宜嚴備望申勅信州官吏於險隘去處防托外或且依去年例置防遏司或遴選良將以爲藩翰自杭至嚴自嚴至婺皆有水陸兩路尤係緊切去處乞速賜措置詔令王璵常切整齊軍馬措置防托　十九日詔越州三江口係通接海道去處理宜隄備可令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日下選差近上統領官二員將帶軍兵三千人前去防托　是月二十四日知越州陳汝錫言三江口岸皆係平敞沙地少有居民若張俊人到無以存泊必致暴露三江去本州止十八里望行下張俊差定人數依舊在州屯泊有緊急即遣前去從之

紹興三年十月十五日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安撫使韓世忠言臣僚乞明州定海秀州華亭蘇州許浦通州料角[illegible]皆海道要地不可不備除通州料角係本司所管地分外有明州定海秀州華亭蘇州許浦不隸本司詔平江府江陰軍管下沿海地分並隸韓世忠今就近措置　四年十月十日詔通泰真揚州守臣更切體度本處地利從長措置務要限阻賊船及不得有傷湖泊水櫃民社保聚從臣僚請也　十年六月八日沿海制置使仇悆言溫台明越四州地分闊遠海道浩渺欲自越州至溫沿海處隨宜並置烽火以相應援遇有緊急從之

以上中興會要　壽皇聖帝隆興元年八月三

日寧執遲呈范榮探報青州路有虜使到沂州約七月
二十九日船起又城陽軍一路國公龍虎大王領大軍
到約三十萬沿海接連一帶緩急亦恐李寶無以任責
陳康伯奏近日探報頗急忠勇軍三千人宣撫司不欲
與李寶范榮舊亦隸李寶乞行撥隸上曰李寶海道自
不相妨范榮且教隸宣撫司洪遵奏李寶膠西立功北
方自知名今虜將蘇保衡前年李寶曾獲其印乞增兵
與李寶往來海道張大聲勢周葵奏淮上元無一定規
模如海州欲留忠義數千泗州輕兵數千虜大至則退
保近又欲般運米斛十萬石去泗州前後之說如此不
同上曰糧止發去盱眙海泗未可輕棄恐張虜人之勢遭

奏秋風日高邉報日急淮上措置似未有固守之意如
人州置木柵準備虜騎衝突便為渡江計陳康伯湯思
退奏大軍合在淮上固守神勁神勇軍止在江上為聲
勢上曰已擬布畢緩急調發過江同奏後急恐無及上
曰虜人須備粮有警可以調發思退奏古者遣將授方
畧遣使授指意劉寶邵宏淵到日乞陛下授以成筭
十四日宰執進呈臣僚言去年措置淮西濠壽積粮廬
巢屯兵初秋皆辦今兵不滿萬又不積糧議者皆以極
邊務要清野又聞沿江備禦亦未周備秋風已高食息
寒心上曰廬州若不屯兵虜或占據築城壘比為久戍
之計柰何可令邵宏淵疾速過江措置仍發馬軍張守

忠助之思退曰見遣步軍郭振往淮東欲作御營使司名目遣行令權聽張俊節制使張守忠行日亦然上曰善　十七日宰執陳康伯等奏淮東有劉寶郭振邊防亦備淮西未有措置須令宏邵淵張守忠時俊大軍在廬州别增兵於和州應援上曰恐虜人据廬州築城開壕為屯守計亦當防守　九月十四日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張浚劄子欲行下兩淮縣清野馬草唐鄧信陽沿邊一帶依此措置宰執陳康伯等奏去歲淮上清野民皆失業不可先事驚擾上曰臨時清野止燒野草不可驚動民間　同日海州探報虜人侵犯有日止絕楚州以來綱運上曰前此朕曾理會海州止用輕兵守虜以

重兵來須當棄唐鄧亦難守惟泗州緊要陳康伯等州
海州失守則東海危虜情不測恐乘寇伺海道督府建
發鎮江官軍三千應援人少亦無益又無兵可增若大
擧則淮上 又虛李寶向在海州有功可作聲勢上曰李
寶防托海道自不相妨 十六日知廬州韓璡言廬州
並無差到一兵一騎今來探報番賊過淮乞早遣發大
軍陳康伯等奏合淝在今最為重地不可不守軍興以
來虜人入寇未始自由淮西而廬州常有重兵乞撥步
後一軍屯駐郝邢張守忠軍去巢縣上曰今日張浚奏
來已調發人馬去廬壽 二年二月一日都督江淮軍
馬張浚言淮上都無事上曰胡昉來有信北界未見運

粮若動衆須運糧　八日宰臣湯思退等言北元帥書
已依宸翰改定進入上曰王之望舟船在龜山擺泊虜
人都無消息書云須見可否又進呈張浚視師及措置
邊事指揮上曰暫往指揮以托待朕批出有警即行不
須擇日先是張浚奏虜自元亮之後民心暗離然亦懲
艾勢未能動長驅江淮決無是事今日書不可不答更
半月恐有報到有所邀索亦未可絶但三月間春草生
須防衝突乞明降指揮令臣往淮上視師免致臨期人
情驚疑興事則不須行上曰遣使答書所以款之正如
弈碁着數有疎脫處便可取勝浚又奏近日外間往往
謂臣與宰執議論不和便欲陛下用兵今日若能保守

江淮已為盡善萬一机會之來王師得勝膚衆潰散不得不為進取之計是時陛下須幸建康亦望宰執協力思退奏虜人変詐無窮朝廷規摹要先定萬一不和當求机會於他日守禦之後不可尋机會于和議未分之前也周葵洪遵奏今日之舉當量度國力上曰浪戰不可須是机會不可強為卿等同心事無不立　三月十一日宰執進呈盱眙軍繳到北界榜沿邊人户盡令起移入居裏地指射荒田為業湯思退等奏虜情不可測或是示弱或恐間諜往來故徙沿邊之民上曰都不要管他自為守備　五月八日詔東海縣係在遠地控扼去處雖軍士久戍未可休息可令范榮呂旺在東海縣

依舊屯駐並未得起發嚴切備禦候將來事平當與優
異推賞　六月四日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同諸將分
定把截關隘戰守屯泊去處上曰可分明劄下王彥王
之望等雖地分各有所管然兵不可太分如要逐處控
扼使虜人不得過兵家無此理却要逐人回奏須要屯
大兵于持重要害之地又曰使諸將各認地分則可若
有緩急豈宜如此將兵力分在數處湯思退等奏誠如明詔既
退相與言曰自虜入寇以來常用簽軍為先鋒多至數
十萬衆而我兵常患乎少今又自分其兵則力益弱
矣聖鑒如此洞見今日用兵机要　十月二十三日詔
令都督江淮軍馬和義郡王楊存中與王琪郭振

同共商議真揚六合一帶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捍
禦毋致大失事機　乾道三年七月十九日上謂宰執
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陳敏萬一有警却恐推避誤
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杞奏曰臣等昨與陳敏約敏亦
自任此事今朝廷但當稍稍應副之則已上曰是　以
上乾道會要

邊防

孝宗淳熙元年三月六日詔四川宣撫司緣急邊面有警斟量事勢差撥軍馬應副捍禦從之知成都府薛良朋請也　六月十二日詔廣西帥憲司行下宜州溪洞司常明遠斥堠過作隄備仍整飭將兵土丁等常為待敵之計以備不測毋令侵犯作過以知靜江府范成大言南丹州莫延甚二三年來寇作不靖恐為邊患故有是命

二年四月九日詔昨差武鋒軍官兵二百二十六人於沿淮喻口等處擺鋪巡綽已令拘收歸軍教閱其逐處合差土軍弓手委楚州守臣疾速措置招收少壯分布巡綽　八月二十二日知成都府范成大言本路邊

防欲行措置一則欲精閱一路將兵添置器械而無犒
賞營繕之力二則欲葺治保障修明防隘而無調度夫
役之費則當講究寨户土丁之舊置造軍器給散與之
團結教閱以省戍役然須有以助邊州支用給犒乞給
降度牒五百道付本司轉變措置上項經畫數月之間
稍有端緒逐旋圖寫奏聞從之　三年正月九日詔兩
淮州軍及帥臣監司并駐劄御前諸軍凡事干邊防軍
機文字緊切事累有約束止許具奏并申三省樞密院
不得關報其他官司所有四川事宜其都統司并所屬
官司令具申四川制置司　七月二十二日詔四川制
置司督責疾速修治整葺城堡訓練兵丁毋致因循稽

緣贓裂如有違慢去處按劾以聞　以利州路提刑龍
雱言黎文州蕃部作過皆緣備禦不謹故有是命　五
年二月八日知成都府胡元質言文州在蜀之西北控
連生蕃知州塗尚友鑿開管下青唐嶺道路有害邊防
詔塗尚友放罷取勘　七年二月七日知成都府胡元
質言蜀之邊郡文龍威茂嘉敘恭涪施黔連接蕃夷各
於其界建立封堠謂之禁山比年居民墾闢採伐耗盡
無已乞約束禁山不得民間請佃斫伐販賣仍專委縣
尉躬親以時巡歷待其改滿違取鄰封保明實跡方許
交替果無違禁量與酬賞除已將治平中呂大防所立
封堠一面以茂州永康軍稅地更展三里别立新堠其

他州軍吏不寬展只令各將所管禁山應有封堠及元無封堠去處委通判簽判限兩月別立新堠仍刻石書各州地名及今立年月以為限隔從之　六月一日知永康軍張武言邊防自青城以西與蕃部接連去成都僅五舍比他邊利害尤切然非禁山林木茂密無以保藩籬之固自治平元豐間嘗立界堠應採伐耕墾禁之甚嚴自後無復畏憚侵開日廣彌望田苗幾徹蕃界乞選差一諳曉邊事者巡行究視其已開田畝固難盡行拘收若於捍蔽有妨重別封禁放令草木滋長有以限隔并一竹一木並不許於禁江篙放則採伐自止矣詔四川制置司嚴行禁止　八年七月十八日知黔州畢牧言瀘敘一

帶皆接蠻夷叙州管下石門馬湖生蠻赴官中賣蠻馬常操舟順流直抵叙州城下朝廷以此遂置横江一寨蠻江口置鎖水巡檢南溪縣置兵馬都監江安縣置都巡檢各有戍兵上下相接控扼蠻人甚爲良法比年以來所差正官多差出他處至任滿就賞挑罷權官不爲久計是致職事廢弛乞自今逐處正官不得輒有抽差其餘沿邊州軍亦乞依此從之　九年三月九日知果州馮震言乞行下四川制置司令逐路安撫司及近邊州郡並要措置關隘應蕃界私小道路一切禁閉嚴加守備如有損壞去處即時修葺詔四川制置司疾速審度聞奏　十月十四日四川制置司言沿邊州郡應私

道路乞盡依舊法多裁林木重立賞罰斷絶往來詔本
司常切禁約毋致違戾　十四年五月四日樞密院進
呈四川安撫制置使趙汝愚言馬湖路董蠻與嘉叙兩
州接境去秋九月侵犯嘉州籠鳩堡臣已隨宜處置調
兵防守但令嘉州住支稅犒叙州不得放行互市近已
還到所虜人口二十三名惟餘兩名稱是已死并還到
鑼鼓各一面又牽到馬五疋約價錢一千道乞倍償所
殺人骨價臣會得本路專法内一項熙寧七年二月指
揮蕃部作過不得放令出買入賣如乞投降即候送還
虜刼去人口及倍還命價方得和斷又叙州亦有蠻人
犯罪許罰牛之法檢照前項指揮皆合遵用已行下叙

州叉其骨價許其打誓及抽回戍兵訖上曰趙汝愚措
置邊防適宜蠻夷屈服可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十五
年三月二十五日樞密院言臣僚奏紹興初吳玠楊政
畫蜀漢之地以守自散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
中諸邊以散關為重頗與二三大臣講求向來蜀中守
邊舊迹奉旨令制置司同都統司照應前後所降指揮
公共相度經久利便聞奏　據興元都統制彭杲申大
散關一帶邊面係鳳州地界其鳳州隸屬西路安撫司
所管昨於淳熙二年間興州都統司奏得旨鳳州屬興
元管認見令每年兩司差撥官兵守把窃詳大散關一
帶邊面係對境衝要來路最為重害上慮鳳州附近別

無本司所管軍馬若不測虜人窺伺闕人援援兼緣鳳
州郡事見係文臣即與屯守之兵各無統臨亦非本司
號令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乖違即誤國事利
害非輕昨來本司已奏得旨許本司於所部統制統領
官內選擇有材幹可倚仗人奏辟本司相度乞將鳳州
邊面且從舊管認依已降指揮將本州知州令本司選
擇奏辟彈壓戍兵指揮邊備若緩急出兵臨時量度虜
兵出沒輕重如合用軍馬擇禦即關報興州都統司互
相策應破敵委於邊防經久利便　詔彭杲於統制官
內精選公廉諳練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其鳳州緩
急應援一節即仰照應淳熙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指揮

四川制置范成大言相度乞下興州都統司如鳳州不測緩急所有應援一節一面應機將附近軍馬遣發前去却申制置司照會施行從之　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詔禮部給降度牒五十道付四川制置司出賣將賣到錢發付黎州令項樁管專充備邊支用　以黎州守臣李嘉謀奏請故有是命　光宗紹熙二年三月十八日宰執進呈汪梓事宜上曰淮上一望都無阻隔時下栽植榆柳雖未便何用緩急亦可為藩籬　十月十六日宰執進呈汪梓事宜上曰虜人要開汴河其意要在葛邲奏曰見人說已要開多時或說以此殺黃河水勢黃河自去汴河百五十餘里之遠恐不然上曰

此不過要通運糧胡晉臣奏曰虜情叵測須得過爲關防盱眙相對便是汴河口盱眙緣講和之後不曾屯兵不曾築城今則時異事變須別作措置上曰彼爲備我亦當爲備與日前事體不同須是理會措置葛邲奏曰乞更留聖慮　三年正月六日詔兩淮京西湖北四川統兵主帥并本路帥憲密切差人點檢各處近邊私小便路有礙邊防去處同共措置斷塞多種林木令人防守州縣常切巡察不得容人行往限兩月先具各處小路有礙邊防去處畫圖貼說聞奏及申樞密院　從漢陽軍守臣王璆請也　十一月四日臣僚言黔州界接連溪洞最爲邊患者夷人冉順多領夷丁持帶刀弩往

來侵掠般轉省民逺入溪洞照得冉氏來路徑由漕潭難溪其難溪寨係創置去處寨官多是闒員乞令夔路安撫司行下黔州將管界巡檢一司移就漕潭隘駐劄專訓練彭水縣義軍籍定姓名與免和糴於農隙教閱從公輪差上番守把仍令增差戍兵以為邊防遇有夷人刼掠省民即捕捉從邊條施行詔四川制置與夔州安撫司相度聞奏既而相度到黔江縣自合蓬江口以下至相陽寨置寨隘鋪已有定法自相陽寨以下難溪細竹油木小洞皃畨漕潭等寨隘至合蓬江口向東南一帶與思州安夷堡相接已撥與難溪寨張設官兵捍禦勘漕潭隘與難溪寨去隔四處寨隘皆係夷人出沒要

路委有把拓唯巡檢一司係捕盜官兵管土軍一十名
在黔江優剩合行撥赴澧潭把拓更於兩縣義軍內添
差三十名禁軍一十名通禁軍共五十名建置隘鋪捍
禦夷漢將所管壁分夷人往來諸處私路及過渡舟船
盡行閘斷止許於澧潭一處往來仍於渡所相對建立
一寨如田冉差人來省場上幹事先於本寨卸下器甲
止放三五人入來使表裏有所關防其逐司官三年無
透漏令照應舊格本州保明推賞或有不謹當斟量責
罰所有合破官兵請受州司隨宜祇備下所屬起立隘
鋪寨柵撥遣巡檢楊世忠將帶所差軍兵前去駐劄捍
禦委是經久允當從之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五日樞

密院進呈知楚州熊飛言去歲本路旱歉探得北界於沿淮招誘流移及歸附之人許給還元抛下物業上曰此事甚繫利害宜令多方存恤措置關防　十一日宰執進呈泗州都統制張詔乞點檢關外軍馬等事余端禮等奏近日北虜於邊界添屯聚糧括戶馬簽民兵其意不可測臣等竊謂沿邊不可不爲之防日夕講究利害當一一奏稟施行今日之事莫急於此更望陛下常以此事入聖慮撙節用度愛惜名器以爲緩急之備上曰平時節省愛惜則緩急可以激勵士卒　八月十七日後殿進呈臣僚劄子欲令諸軍主帥各條具目今將佐士卒與夫器船艦果皆可用所管認地分控扼之地

防守之策宜有一定之說庶有備無患京鏜奏云近來金虜被韃靼侵擾傳聞不一然虜情叵測須預為之備但兵力未壯民力未裕國力未彊正須講究上曰近年儲蓄亦未甚裕謝深甫奏云數如聖訓但恐機會之來有不可失儲蓄固當為備然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乃商紂為武王積於是詔內外主帥照所陳事理密切條具並除程限半月聞奏　十一月十九日黔州守臣言乞降指揮付四川制置并夔路帥司令後南平軍公吏如有接援夷人賄賂私與謀議漏泄機密欠少買馬錢物侵冒兵田妄生邊釁者許知軍具申所司重加懲治詔依仍令四川制置司并夔路安撫司常切覺察　二年

二月十三日後殿端禮言近日聞北邊爲韃靼侵擾已焚了涼亭金蓮川等處去燕山纔六七百里昨日賀正人使回言與所聞亦畧同萬一韃靼得志直犯中原或虜酋逃遁逼近邊界或恐中原有豪傑皆當爲備但不可張皇臣等欲親寫劄子與江上諸軍帥且令密地整齪人馬及各理會所管界分設有緩急免得失措上曰有備無患今日若先爲不測之備則緩急可以無虞卿等只作私書密諭諸軍帥臣端禮又言更願陛下愛惜名器節省財用儲蓄稍厚則可以免科率百姓名器稍重則可以奔走天下上甚然之　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宰執進呈謝深甫奏泗州都統張詔言本司邊面去

行在最遠乞給降黑漆紅字牌付下專一遞發急切文字深甫又奏云泗州常時遞鋪五十日方到惟是密院黑牌日行三百里泗州約有五千里令欲給牌三面不過十七八日可到上曰若給黑牌有雕字遞報不至遲滯　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工部言淮西總領曾與等奏竊謂守江不如守淮令淮西實為大江蔽捍之地而和州又為淮西喉之衝是以守江之計當以守淮為先使長淮一失所守則江亦未易保矣和之為郡北距廬界二百二十五里東自横江門至楊林江口二十五里上流形勢莫此為重故孝宗皇帝臨御志在規恢分兵留屯所以備緩急一旦之用當時所撥之田其間雖有

遠近高下之不齊然自䏻建以来兵農各安田畝久矣
今程九萬所議以官田與張莊換易移軍屯於附郭是
誠兩全之便但恐張莊經理之素未必輕捨驟有更易
或憚遷徙為今之計莫若令張莊租客自結保伍擇幹
甲為總首如民兵之法農隙併之教閱緩急之際亦可
藉之為用又况東西青陽二莊正關要衝去處元屯之
兵既不遷徙緩急自足把扼且不失孝宗皇帝䏻始之
意仍於楊林江岸營駐水軍布列戰艦以為聲勢於滙
瀾措置作堰緩急決水下路之兩傍皆為陂池使舟船
不可行人騎不可涉於楊林即其要津十餘里為濠三
層以濠之土就疊為堤皆通江潮往來可為阻隔凡四

者之議無非當今急務備邊大計必欲次第而舉行之亦惟所擇本部勘當欲從今來逐司所申行下淮西總領淮南轉運和州遵守施行詔依工部勘當到事理施行　嘉定七年二月一日起居舍人真德秀閤門舍人周師銳賀金國登位奉使回闕進對德秀等言昨蒙聖恩遣賀金國去冬十一月至盱眙伺候日久竟無取接之耗傳聞彼國見爲韃靼攻圍甚急内外便絕不通縱使未即滅亡亦必不能持久臣等久在邊頭輒有備邊數事具在奏劄伏望聖慈垂覽上曰卿等將命出使適值彼國擾攘徒勞往返已令修飭邊備德秀等出劄子展讀至紇石烈執中之死奏曰紇石烈執中乃弑舊酋

永濟者上曰是同謀之人　六日起居郎李熹直前奏
論邊防及女真滅亡不久讀至中原遺老之語皆欲身
歸大宋上曰見說盱眙去泗州甚近此等語想皆卿親
聞熹奏曰皆臣親聞又奏乞用祖宗故事發內帑錢以
助邊費上曰卿言甚好但見今內庫亦闕支遣熹奏曰
此則臣實未知但臣嘗聞陛下言今日惟要做好事臣
今所奏請乃祖宗已行卻是一件好事願陛下力行之
上首肯良久　九年十月七日臣僚言竊惟論備邊者
當以淮為急而江次之論守淮者當以民為本而兵
次之夫長江數千里自古以為南北之限憑險制敵莫
要於此平淮莽蒼四戰之地無山可依其水易涉故古

今之言守禦者未有不先江而後淮也賦民之贍兵資
兵以衛民世之論備邊方亦未有不先兵而後民是蓋未
知緩急之勢欲固門戶者當備藩籬今版圖未復駐蹕
東南兩淮其藩籬也而長江乃吾門戶前後謀國者莫
不以守江主為上而視藩籬之地不甚經意宿大軍於
長江而更戍以守淮壖豈非以內外為緩急邪抑不思
嚴外乃所以固內今沿淮諸城悉皆整備然江淮之民
尚未有安居樂業之心夫貧富相依有無相賑蓋內地
之民皆然不特淮民也今淮甸所居皆無富民矣向之
富室今變而為中產向之中戶今轉而為貧民貧民日
益流移而僅足之家亦苟且目前而不思為百年生生

之計此無他爲之牧長不得其人耳昔范鎮言於慶曆
之朝曰欲備契丹莫若寬河北之民欲備靈夏莫若寬
關陜之民欲備雲南莫若寬湖嶺之民今中原紛擾𢖍
狄寇盜互相吞噬此正邊境必備之時今淮城築矣淮
兵增矣而淮民之困可不思所以寬之乎請下臣此章
明示兩淮守令其不一意恤民者必痛加之罰從之
十年四月二十四日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袁燮已見
進對論奬拔忠賢因奏今日夷狄犯順尤當選擇人才
增重國勢上深然之燮又奏須得忠鯁之臣其言逆耳
有益於國勢者上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可以觀人又論邊防利害上曰

開禧間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
彼曲變奏今日之事只得向前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
作士氣上再三稱是變又奏歲幣不可與上曰卻可以
此賞有功變奏乞降詔曉諭北方飢民向來所以約回
不納者恐開邊隙之故非是有意拒絕庶幾此等人不
至於深怨上曰正當分明說與卿說得極是　十一年
正月二十二日起居郎聶子述直前奏事論邊防利害
不可專為守禦之謀上曰臨機制變不當執一庶幾彼
不敢相侮子述奏聖慮深遠天下幸甚　十五年正月
八日內降詔曰朕嗣守丕基統臨中夏慨神州之未復
久汙腥羶念赤子之何辜尚罹塗炭疎結南歸之望無

深北顧之憂雖攬衣而披地圖思雪百年之恥然嗜殺
以一天下恐傷列聖之仁蠢彼游魂肆行亂略稔成暴
害之政自速滅亡之期敵雖交攻生聚蕩析撫朕心而
甚痛矜再衆之疇依復地戴天知素明於逆順尊君親
累土自決於從違山東奉土以來王河北連城而向化不
煩兵革竟脫氊裘嘉爾忠精爲時表倡爰第頒於爵秩
俾仍撫於封陸安集流離蠲除征斂通錄稽漁鹽之利
紀戰答畝朴之苛瑱夏正之未承每歎無歲違周疆之
甫入乃克有秋即天意以監觀則人謀之允叶然慮更
生之後未底便安或當新集之餘猶須經理凡爾有衆
皆朕樂聞尚賴爲將帥者因兵貌之可乘盡振勵激昂

之道為守令者念民勞之作習極撫摩寬恤之方叶濟功名罔渝終始率遺黎而咸附與汙俗以惟新上以應在天之靈下以慰復古之業功多厚賞朕不食言　六月二日樞密院言淮東制置司申照得楚州內控歸附外捍強虜要當固本彊形具申朝廷乞劄下殿步司選差精銳馬軍二千人騎前赴本司以備調遣已蒙劄下殿司差發馬軍五百人騎令統領彭忭部押到楚州添貼捍禦本司已將上項馬軍時加激犒訓習委是純熟兼增添馬料餧養緩急可仗但數目未多未足以彊形乞再劄下殿司精選差撥發付本司以備緩急調遣檢照本司已申事理詔令殿前司日下更選揀精銳馬軍

五百人騎并合用衣甲軍器什物仍選差兵將官部押
起發前去淮東制置司楚州揍作一千人騎同共捍禦
仍令統領彭忔通行統轄